

## 31 首占北京

彰德大戰後，第二集團軍北路軍一路北上，勢如破竹。

五月六日，韓復榘軍攻克沙河，奉軍掩護部隊萬餘人又鋼甲車一列退守順德（邢臺）。韓復榘率所部第六軍及馮治安第二十三軍，沿平漢路兩側向順德追擊，鄭大章騎兵軍直插敵後。

五月七日晚，第六軍進抵順德城南之東、西馬莊一線；第二十三軍到達順德城東之康家莊。八日，兩軍攻占順德。

一直在娘子關踟躕不前的晉軍擔心第二集團軍集團軍搶先占領北京，乃於五月四日緊急出動。

九日，張作霖在北京發表息戰通電。同日，第三集團軍右路軍第十二師楊效歐部占領石家莊。

韓復榘率第六軍、第二十三軍自高邑繼續沿京漢線北上，十二日進抵石家莊，與第三集團軍會師。第三集團軍總參謀長朱綬光、前敵總指揮商震假「正太飯店」宴請韓復榘及第二、三集團軍全體將領，共聚一堂，互祝勝利。

閻錫山電告馮玉祥：第三集團軍可獨力擔當石家莊以北京漢線上軍事，無須再勞動第二集團軍。馮大不悅，於十五日稱病，逕自赴豫北衛輝縣百泉「休養」。

十九日，蔣介石在鄭州與馮玉祥、白崇禧會晤，討論進軍京、津路線，議決：第一集團軍與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沿津浦線北進；第二集團軍北路軍在津浦線與京漢線之間北進；第三集團軍沿京綏線東進；第四集團軍（李宗仁軍）沿京漢線北進。

當時，第四集團軍尚未到達石家莊，第二、三集團軍都當仁不讓，各自沿京漢線迅速北上。由於第三集團軍早三天到達石家莊，因此走在前面，韓復榘率第二集團軍緊躡其後。

第三集團軍兵分兩路：左路軍（商震兼）轄第六軍（豐玉璽）、第七軍（張蔭梧），計八個師；右路軍（徐永昌）轄十四個師，



北伐軍首抵北京之「飛將軍」韓復榘（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，北京南苑）。

沿京漢線兩翼疾進，直逼北京，大有「先入關者為王」之勢。

十五日，躊躇滿志的第三集團軍進至距保定西南二十五公里的方順橋時，遭遇到奉軍強有力的阻擊。

從彰德一路退下來的奉軍主力第三（張學良）、四（楊宇霆）方面軍決定在保定以南給晉軍一個教訓，於方順橋一線集結第二、八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二十、二十九、三十軍、竇聯芳騎兵軍及衛隊旅，與晉軍展開一場決戰，此即著名的「方順橋會戰」。

二十日，奉軍對晉軍下達總攻擊令，方順橋會戰全面啟動。

第二集團軍北路軍總司令鹿鍾麟應閻錫山之請，於二十一日由順德到達石家莊面晤，會商聯合作戰辦法。鹿秉承馮玉祥意旨，僅向閻承諾：派鋼甲車兩列前往方順橋車站助戰；派鄭大章騎兵軍由蠡縣向高陽運動，以鞏固晉軍右翼；韓復榘軍在石家莊至晉城一線僅負策應之責（事實上韓軍在京漢線上已過定州）。顯然這是馮對閻曾電阻第二集團軍沿京漢線北上的報復。閻無奈，當日即赴清風店督戰。

方順橋會戰爆發後，晉軍損失慘重，僅右路軍即傷亡萬餘人，幾不支。右路軍總指揮徐永昌派周玘赴望都向已進至該地的韓復榘求援。韓因商震、徐永昌、周玘等都是老朋友，在綏遠時過從甚密，現在又是共同北伐的友軍，故未向馮玉祥、鹿鍾麟請示，便一口答應下來。但就在周返回部隊的當天，韓突然引軍南撤。原來周剛走，韓就接到馮的急電，命令他立即率部撤回晉州待

命。鄭大章騎兵軍亦奉命南撤。

二十五日，奉軍騎兵趁馮軍騎兵撤退之機，猛攻晉軍右側背，晉軍終於不支，右翼撤至安國。閻錫山的司令部也撤回石家莊。

閻錫山一面命令前線部隊堅守待援，一面向馮玉祥緊急求援。馮以閻有言在先（指京漢線上無須勞動第二集團軍）而不允。適逢白崇禧率第四集團軍三萬人開到石家莊，應閻之請，繼續北上至前線參戰，晉軍始穩住陣腳。

二十八日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對各集團軍下達總攻擊令：津浦線之第一、二集團軍向滄州、河間、靜海進擊；第二集團軍北路軍向博野、蠡縣、高陽進擊；第三、四集團軍沿京漢線向保定進擊。

同日，經過八晝夜的激戰，第三集團軍終於轉敗為勝，奪取方順橋，並向左右兩翼展開，對保定取包圍之勢。

還是在同一天，韓復榘軍自晉州攻占安國，旋與奉軍萬福林部激戰於董莊，萬部旅長失蹤，



韓復榘第三方面軍在北京東便門火車站。

參謀長受重傷，士氣大挫，紛紛向北潰退。韓軍乘勝擴大戰果：二十九日，下博野；三十日，占蠡縣；繼與奉軍戡翼翹部血戰一晝夜，三十一日攻克高陽，四天連下四城，使大城、任丘之敵與清苑之敵聯絡完全斷絕。

三十一日，第三集團軍進據保定。

馮玉祥在方順橋會戰中之所作所為令閻錫山恨恨不已，卻又有苦難言。北伐結束後，晉軍將領周玘應蔣介石之赴南京參加「編遣會議」，周與蔣曾有一段對話很能反映閻當時的心情。會議閉幕日，蔣請周吃飯，飯間蔣問周：「你看馮怎麼樣？」周答：「我很恨他。」蔣問其故。周說：

「去年北伐時，我們和馮並肩作戰，在方順橋正與敵軍激戰，馮忽然密令他的部隊撤至石家莊，大有把閻搞垮而他獨占華北之意，其用心是十分惡毒的，所以我恨透了他！」蔣隨聲附和道：

「這人向來如此，實在要不得。」

（註一）

就在閻錫山餘恨未消之時，蔣介石於五月三十日赴石家莊單獨晤閻，探討戰後京、津、直隸歸屬問題。蔣、閻會晤是在雙方已達成一項共識的基礎上進行的，那就是馮軍自北伐以來膨脹速度驚人。當時第一、三、四集團軍總兵力為二十七個軍、六十六個師又十四個獨立旅；而第二集團軍則有十四個軍、二十一個師又七個獨立旅，幾占第一、三、四集團軍總兵力的一半，日後對蔣、閻無疑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。蔣、閻均希望借助對方的力量把馮的勢力壓下去。閻對蔣說：

（註一）周玘：〈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概述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第十六輯，第三十四頁。



「請你翻開歷史，哪個人沒有吃過馮的虧！」<sup>(註二)</sup>這句話正好觸動了蔣的心事。蔣明知馮、閻都急於向華北發展，便承諾將京、津、直隸劃為閻的勢力範圍，以換取閻對其最高統帥地位的支撐，並打壓馮的勢力。

第三集團軍占領保定後，馮玉祥一反前日的消極，命令韓復榘率所部第六軍、馮治安第二十三軍及鄭大章騎兵軍向北急進，目標直指北京。實際上韓復榘軍早在四天前即以每日攻克一城的速度積極北進，三十一日已進抵高陽。

正值馮玉祥摩拳擦掌之際，蔣介石又於六月二日風塵僕僕來到河南滑縣的道口，徵求馮對戰後北方版圖劃分之意見。馮在地盤問題上向來不肯說真話，唯恐別人說他爭權奪利，於是又說了一通只為革命、不爭地盤、一切以蔣總司令的意旨為意旨之類的漂亮話，結果正中蔣之下懷。於是蔣便順水推舟說：第二集團軍擁有魯、豫、陝、甘、寧、青六省，已不為少；而第三集團軍僅有晉省及察、綏兩特區，再給一個冀省，也不為多；至於平、津兩地，外交關係複雜，難以對應，馮性情剛直，不宜於外交折衝，故以交閻應付為宜。馮對蔣的話不便當面表示異議，問題就這樣決定下來。

當初北伐軍浴血奮戰之際，馮部韓復榘、孫良誠兩方面軍都衝在最前線，蔣介石為使馮玉祥更加賣力，除向他承諾由孫擔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外，還暗示一旦攻克京、津，由鹿鍾麟出任京津

(註二) 劉驥：〈蔣、馮、閻關係及中原大戰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第十六輯，第三頁。

衛戍司令，韓復榘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。現在勝利在望，又節外生枝，馮雖忿忿不平，只因前邊冠冕堂皇的話說得太多，再無法改口，只能把好人做到底，個中酸楚，可想而知。是日，馮致電閻錫山，請其主持北京政務，還違心地說：「此係夙懷，絕非客氣。」

蔣、閻之間的交易很快就被第二集團軍眾將所知悉，一時群情激憤。第二集團軍轉戰萬里，出生入死，在與奉軍、直魯聯軍、孫傳芳軍的血戰中，他們犧牲最多，戰功最大，到頭來卻是為他人做嫁衣！

馮玉祥為安撫部屬，於六月三日對總部人員訓話：「諸位於五原到豫，萬苦千辛，至今仍不能養老育幼，萬分抱愧。去冬，吾請蔣總司令復職，今又請閻總司令去北京主持一切，全為國家計，為人民計，非為地盤計也。望告知所屬，免生誤會。」（註三）馮在新鄉給部隊講話，提出「地盤要小，軍隊要少，工作要好」的口號，既是說漂亮話，也是發牢騷。

與此同時，馮玉祥密令韓復榘軍務必搶在晉軍之前到達北京，即使不能入主幽燕，也要向天下昭示：完成北伐大業，究竟誰出力最多，貢獻最大，至少也要在道義上討一個公道。

是時，韓復榘軍已過高陽，正向雄縣挺進。從高陽到北京還有三百多里。晉軍從保定出發，距北京不到三百里，且有京漢鐵路之便。這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跑。

馮玉祥為鼓舞韓軍士氣，效法歷史上「管仲作歌」之例，亦譜軍歌以勵士卒：「到北京，過

（註三） 馮玉祥：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。

端陽，為民除害美名揚，碎屍萬段精神樂，不與賊匪共世上。到北京，過端陽，禍國軍閥無下場，三民主義早實現，富國利民誇外洋。」

韓軍一路攻城掠地，高歌猛進；沿途百姓，鼎力相助。軍隊每收復一地，夜間必有老翁、老嫗，身負布袋，或手持筐籃，內有蔬果魚肉之屬，來到軍營，口口聲聲要見「司令大人」，正所謂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」，韓復榘多飭參謀長李樹春或親自接見。亦有自動前來報告敵情的老鄉，見了部隊長官，仍沿襲舊禮，跪在地上，口稱「大人」，並願為嚮導。據稱此類情報一般非常可靠，部隊寅夜得報，翌日發動攻擊，每多有斬獲。

奉軍撤退時，大肆搶掠，百姓深受其害。韓軍所過之處，百姓紛紛從緊閉的家門出來，手持臨時自製的國旗，夾道歡迎北伐軍將士。由於百姓從來就沒見過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旗，製作時全憑想像，隨心所欲，有將「青天白日」畫在紅旗右上角、右下角、左下角的，也有畫在正中的；有將原本十二個角的「白日」，畫成八角、六角、四角，甚至二角的，林林總總，無奇不有。

六月一日至三日，韓軍與孫傳芳軍發生戰鬥，連克雄縣、霸縣兩城，孫軍殘部退往天津。

韓復榘是直隸霸縣人，途經霸縣台山村時，曾回家探視，因連續幾天沒睡覺，兩眼布滿血絲，一進門二話沒說，倒頭便睡。兩小時後，韓被副官叫醒，又踏上北進的征途。

六月一日下午，「安國軍」大元帥張作霖在北京中海居仁堂舉行告別茶話會，招待各國公使，並鄭重表示：此次離京「只是大元帥府由北京遷往奉天，不管怎樣，我姓張的絕不賣國，也



不怕死。」並告以本人離開北京後，政務交國務院攝行；軍事由各軍團長負責；北京秩序請王士珍負責維持，並同意王及各國公使要求，留奉軍第四十七旅（旅長鮑玉麟）維持北京治安。三日凌晨，張乘火車離京赴奉天。四日凌晨五時二十五分，張專車在距奉天六里之皇姑屯車站被日本關東軍炸毀，張受重傷，不治身亡。

就在張作霖遭遇不測的當日，韓軍前鋒已進至京南永定河畔，與擔任掩護任務的奉軍作最後之戰鬥。此刻奉軍已無心戀戰，旋向東北方向撤退。

六日下午四時，韓軍李漢章旅進抵北京南苑，為北伐軍第一支到達北京的部隊。

韓軍一路過關斬將，疾進如飛，直薄北京，令中外人士驚訝不已，有外報頭版以通欄標題謂：「飛將軍自天而降」。

一直在河南道口靜候佳音的馮玉祥立即於當日向全國發布〈占領南苑通電〉：「頃接韓總指揮復榘於十九時報告：於日下午四時，我李漢章旅已將南苑完全占領，潰敵紛紛向東北逃竄，是役俘獲甚多。北京紳商民眾皆來歡迎等語，特聞。」（註四）

韓復榘於翌日以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名義發表「陽電」，通告光復北京。

馮玉祥致電國民政府稱：所部已到團河、南苑一帶，已飭韓總指揮復榘以騎兵追擊，主力即在南苑練兵，不准進入北京。

（註四）〈占領南苑通電〉，《馮玉祥軍事要電彙編》，卷一，第六十三頁。

馮玉祥電令韓復榘：「不准越過南苑一步。」（註五）

是日，第三集團軍最前鋒、右路軍第六師（孫楚）之一部進至長辛店，尚未到達盧溝橋。第三集團軍北路譚慶林騎兵軍進抵八達嶺青龍橋。

時歸韓復榘指揮的第二十三軍馮治安部進駐通州。

七日上午，韓復榘偕參謀長李樹春乘汽車來到他曾駐紮過四年之久的南苑軍營，這裡的一切在他眼中既熟悉，又親切。六年前，他隨部隊由河南進駐這裡時，還只是一名團長；六年後，他再從河南來到這座軍營，已是統率三萬貔貅的總指揮，其間之戎馬倥傯、榮辱沉浮，令他感慨萬千。

中午十二時，日使館武官建川美次郎少將抵南苑軍營會見韓復榘，討論北京治安及外僑保護問題。韓答以京內一切事務皆由閻總司令主持，寥寥數語即將其支走。

是日天氣炎熱，午飯後，官兵人困馬乏，軍營內除崗哨外，皆解衣休息。參謀又報有十餘輛汽車向軍營駛來，韓復榘未及穿戴整齊，僅身著軍褲、白襯衣即匆匆出迎。來者為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會長王士珍、副會長熊希齡率北京商紳各界人士及各報記者等。王代表北京各界饋贈部隊慰勞金三十萬元，並對北伐軍到來表示歡迎。韓向正、副會長軍禮致敬，以示感謝，並鄭重聲明所部僅駐南苑、通州，絕不進城。市內軍政事務皆由閻總司令主持一切。

王士珍（一八六一—一九三〇），字聘卿，直隸正定人，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、國務總理。

（註五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。

王白鬚疏朗，儀表不凡。當年，袁世凱小站練兵，建設新軍，將從德國歸來陸軍留學生王士珍、段祺瑞和馮國璋收為麾下三員大將，號稱「北洋三傑」，世稱「龍、虎、狗」，而王則被尊為「三傑」之「龍」，取其「見首不見尾」之意也。王一生淡泊明志，不植黨營私，為時人所推崇。舉凡軍界領袖，如張作霖、吳佩孚等進京，皆要向王做禮節性拜會。

熊希齡（一八七〇—一九三七），字秉三，湖南鳳凰人，學者兼政客，清末曾參與新政，民初擔任北洋政府第一任國務總理，下野後隱於慈善事業。韓軍入駐南苑不久，發生「鮑旅事件」，熊出面調解。韓復榘覆函熊等商榷解決辦法，不想，韓之書記官在信封上誤書「熊」字作「態」字。熊不悅，後面訴諸韓，以為西北軍無人才之證。韓表示道歉，甚感不安。（註六）

南苑軍營是馮玉祥練兵故地。兩年前，馮軍撤離北京，韓復榘率所部第一師作為掩護部隊，也是最後從這裡撤往大西北的。兩年後的南苑軍營又是什麼樣子呢？恰巧有一位原《國聞週報》記者去南苑採訪，就此有一篇十分寫實的報導，不妨摘錄其中一段文字以饗讀者：

「……六月十日上午十時，又乘汽車赴南苑，訪問馮部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氏。車出永定門，已見韓部兵士三三五五遊行道路，市塵中熙熙攘攘，絕無軍事時代風光。夾道綠樹成蔭，稻田阡陌相連，仿佛江南風物。農夫刈草插秧，似不知有干戈之事。除有兵士押大車拉草料以外，地面上充滿和平氣象。」

（註六） 簡又文：《西北東南風》，第二十一頁。

車至大紅門，始見有韓部哨兵，或持槍聳立，或佩刀站崗，於過客概不盤詰。大紅門上大書『努力救國』、『不勤儉便要亡國』等標語，則猶是三年前馮玉祥駐軍時之紀念物也。即入南苑街市，則觸目皆是第二集團軍第三方面軍某某師政治部宣傳品，或是印刷品，或是手寫品，間有圖畫在內，革命氣氛，頓覺緊張，此為與北京城內顯然不同之處。而兵士肩摩踵接，莫不精神振作，面色黑中帶紅，尤可表現馮玉祥部卒之特徵。

韓復榘司令部前照壁上大書『奮鬥』二字，兩旁一畫『聞雞起舞』，一畫『蘇武牧羊』，亦馮氏駐節時代所遺，墨色已剝落不少。距此不遠，則『國恥』地圖赫然在目，亦馮氏遺留者也。營房多已朽壞，聞炮兵營之屋頂亦被拆去，至其他各處門窗缺毀者尤為不少。守衛者亦為大刀隊。記者先至副官室小坐。時方開飯，窩窩頭數枚，鹹菜一小碟，小米粥一桶而已。副官等即席地而坐，竟幾且不完全，遑論床鋪。電燈早拆，入夜燃燭。幸該軍規定：五時即起，九時息燈，故電燈之有無殊無關係也。

韓復榘辦公室只粗桌二，木凳數具。其人瘦削而有神，語言遲慢而沉著，令人有孫傳芳、鹿鍾麟合而為一之感。韓氏誠摯聲明：國民軍志在完成國民革命，絕對不想地盤，故馮玉祥至今尚在道口，彼以津、京地區軍隊太多，已令所部酌量後退，當置於固安、武清等處。」（註七）

韓軍駐紮南苑時日不多，但來訪的前韓復榘幕下官員不少，這些人當年在韓部西撤綏遠時，

（註七）〈聞韓言論〉，《國聞週報》，一九二八年，第六期。

藉口「家有老母，無人照料」之類，紛紛要求請長假回家。韓明白他們的意圖，絲毫未加阻攔，還饋贈路費，禮送離隊。現在韓部凱旋歸來，他們又找上門來謀職，表示願意繼續「伺候總指揮」云云。韓一般都是派參謀官傅瑞瑗為代表去接待他們。傅將來人的名片呈給韓，並轉達其來意。韓不屑地哼了聲，說：「當年我們倒楣的時候，他們紛紛要求離去，現在好了，又要回來接著當官，天下便宜事都讓他們占了。你不要理他們，叫他們走！」傅當然不便將韓的原話轉告前來謀職的人，只推說：「總指揮實在太忙，沒工夫親自接待先生。以後有機會，我一定再通知您。」那些人在官場混跡多年，自然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只得悻悻而去，韓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，那些人後來一有機會就攻擊韓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